



“火”红的幸福

□王娅民

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我,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,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特别是做饭的“火”的步步升级,让我感触颇深。

小时候在老家,家家做饭的炉灶都很简陋,在厨房的一角用砖或土坯垒一个灶台,表面用白土和大麦糠和成的泥涂得光滑整齐,再用模具扣一个“锅圈”,这就是保障全家一日三餐最重要的地方了。

那时烧的是散煤,一般都在灶台的旁边留一块地方做轧(zhǎ)煤池。轧煤是很繁琐且费力的活儿,要用一定比例的红土和煤渣水一起和,用铁锹一直用力翻,直到轧成黏状,才算完成。轧好一池煤,常常累得人气喘吁吁。老家有这

样一句话来描述做饭人的辛苦和繁琐:“天天围着锅台转,轧煤、刷碗、扛灶火。”

那时买煤也是一件困难的事,要拉着架子车到几十里外的煤窑上去拉。记得那时父母去拉煤常常是天不亮就出发,翻山越岭几十里山路,拉着装着几百斤煤的架子车,走走歇歇,常常是摸到天黑才能回来。

后来,蜂窝煤替代了散煤,节煤炉代替了泥炉灶。记得第一次用上高效节能的蜂窝煤,母亲高兴地说:“这可真省事,以后再也不用轧煤了,也不用跑远去拉煤了。”

煤炉虽然方便,但那时的煤质硬,上火慢,做饭要提前开火,到做饭时火才能上来。如果换煤晚了或是晚上火

没封好,就会出现灭火的情况,为了我们能按时吃饭、上学,记得母亲常在厨房烟熏火燎地生火,用柴火引,用扇子扇,满屋子浓烟,呛得人直流眼泪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,液化气的出现让厨房里的火进一步升级,不单火旺做饭快,并且干净卫生,省去了换煤球、封炉子的繁琐程序,随用随开,十几分钟就能做好。但麻烦的是,一罐气用完,要自己扛着煤气罐去换气,几十斤重的罐子,扛着费时又费力。后来随着液化气站的增多,他们服务态度也好了,有专门负责送气上门的人,只要一个电话,液化气就送到了家里。

如今,天然气的普及,又让煤气罐渐渐从厨房退出。天然气管道通进千家万

户的厨房,做饭时,只要一扭开关,几分钟功夫一顿饭轻松搞定,安全放心,再也不用担心饭做到一半没气的烦恼,更无须操心每个月灌气的麻烦。做饭也不只局限在灶台那看得见火苗的火,厨房中各种现代设备的“火”更是一应俱全,电磁炉、电饭锅、电饼铛、微波炉……炉火的变迁,已让做饭变成了一件轻松快乐的事。

厨房的“火”从散煤到如今的天然气,只是改革开放40年来变化的一个缩影。看看我们的身边,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教育,以及人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,我们的生活会像这越来越旺的炉火,“火”出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。

诗苑唱华

洛阳怀古

□苏芳

卢舍那大像龛

龙门大佛紫金辉,劈山开崖敞庭扉。
天王力士环威侍,莲台端坐悯慈悲。
面语安详解疾苦,目凝慈望传智慧。
伊水荡波颂光华,香峰峙云赞魁伟。

白马寺

洛阳官道云霞重,汉帝躬亲奉圣僧。
清凉台上净月辉,经帙卷轴耀日明。
香供烟笼晨暮事,钟回鼓震祈世平。
弥勒跏趺芸生誓,谁称伽蓝祖师庭。

明堂天堂怀古

女皇晨祀钟鼓鸣,璀璨巍峨天地惊。
朝列卿臣山岳穆,冠盖旌旗拱揖迎。
七年瑰丽连册载,火掩灰飞付空冥。
往事千秋思悠远,莫念薛师结妒情。

灵山寺

云外层峦逐奇秀,月中高树涤尘嚣。
清泉长流潜龙井,白鹭归飞雁雁湖。
岁月相期人不老,长歌欢言未为孤。
千载银杏吹愁去,明朝光彩自当殊。

亲情暖意

摘酸枣的母亲

□永宁我心

回到家里,大门紧闭,母亲会去哪里呢?我纳闷地转回头,习惯地朝村口望去,看到母亲背着装有二十来斤东西的编织袋,微微驼背,缓缓地走来。我连忙迎了上去。母亲晒得满脸通红,灰白色的头发也稍显凌乱,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:“今年枣开花时天太旱,果结得稀,多半天才摘了这么点儿。”哦——母亲又去摘酸枣了!

每年的七八月间,正是摘酸枣的时节。一到这时,母亲就天天奔忙在地边、沟畔采摘酸枣。父亲走得早,小时候我们家里的油盐酱醋,我上学的铅笔、书本,大都是靠母亲摘酸枣卖钱换来的。

摘酸枣实在太不易了!置身于枣刺中,身上、手上随时都会被尖利的酸枣刺划破,更可怕的是,枣刺里还隐藏着马蜂窝。那年村东头的槐花婶,就是摘枣时被一窝马蜂窝围攻,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没有了气息……

我发现母亲上衣下摆的一处被划破了,禁不住鼻翼酸酸的。“妈,您都六十多岁的人了,去沟边摘枣多危险啊!以前您摘枣卖钱,那是我们兄妹小、家里急;现在我们都能挣钱了,以后可不允许您再去摘枣了!”

母亲笑了——她总爱笑,就是以往那清苦的日子里,我也从未看见过她有一丝的愁容来。“妈摘枣也不全是为了钱,能与你花大娘、虎子妈一块去野外转转,心里舒畅!”其实母亲是心疼我,她总说:“趁着娘还能干得动,再抢着干几年。你的孩子们都还小,你也不容易啊!”

以前摘的酸枣,需要经过去皮、洗核、晒干等繁杂工序,才能拿到药材收购站卖掉,现在摘的枣可以直接拿去卖钱。可母亲仍然要用簸箕簸出枣中的叶棒棒,哪怕还有一片枣叶也要弯腰仔细地用手拣出来。

虎子带着他娘摘的枣,来约我一道上县城卖枣。收枣老板看了我带的枣,特意捧起一把高兴地示意给周围人看:“这是我收到的最干净的枣了,加价!好东西就应该给人家加价!”虎子带的枣价钱上不去,无论怎样费口舌,老板就是不松口。

我回来告诉了母亲,母亲似乎并不感到意外:“记住,你不负人,人不负你!”



水在城中

城市猎人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29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岁月回首

红薯叶菜馍

□黄丁香

每当看到市场上出售的红薯叶,我的眼前就会浮现这样的画面:金有伯到我家洗手,被我妈拉拽着,卷了一块红薯叶菜馍边走边吃,不料被一滴辣椒油呛住了喉咙,只见他身子弯成了一张弓,在我家门外的大桐树下咳嗽了半天才缓过劲来。

小时候,红薯叶可是我们的看家菜。红薯秧爬得看不见地的时候,就可以采摘了。一望无际的红薯地,简直是个取之不尽的宝库。那时候,我们都不用去薅草了,直接把篮子放到红薯地里,提起一根红薯秧,把溜根的、发杈的捋下来,留着前边的嫩叶让它生长,都带着翻秧了。这可比薅草省劲多了,我常常把篮子的两头都堵得实落落的。到家里,把老叶喂猪,嫩的当菜。红薯叶菜馍就是一种美味的吃法。

我妈把圆月似的菜馍切成四块,在蒜臼里调好拌了香油、辣椒的蒜汁,卷一块菜馍,蘸一下蒜汁,别提多美味了。那点小磨油的香味儿,常会跑到大门外去,引得街坊邻居前来品尝。

世事变迁,这许多年过去,我已在城市安家,家乡人种红薯也只是图个生活调剂。那个当初恨着不想下地种红薯的我,竟然一见到红薯叶就跟见到了亲人似的。

我乡我土

门前,有一畦菜地

□常志敏

老家门前有一畦一分多的菜地,一直是我家的自留地。

父亲说,要精耕细作,种最好的菜种子,让这片地一年四季有最好的蔬菜吃。

开春了,父亲用锄头把地翻了又翻,把地里的土块、碎石捡了又捡,泥土的芳香伴着和煦的春风在田野中飘荡,父亲用耙子把地耙了又耙,平了又平,到镇上买来了最好的番茄、茄瓜、豆角、辣椒等蔬菜的种子,在地的两头扯线,洒上柴灰,把颗颗种子种下,一行行笔直的种坑,像排列整齐的小土丘。

我常说,爸,该歇歇了,现在镇上蔬菜卖得也不贵,费哪劲干啥?父亲说,我是闲不住的人,一天不干活,反而不舒服。

父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,年轻时吃了不少苦,吃过灰灰菜、杨树叶,也吃过桑树皮。奶奶在世的时候常说,你父亲小时候吃灰灰菜,

全身浮肿、持续发烧,差点儿要了命。因此,父亲珍惜每一粒玉米、豆子、麦子。如今,父亲腰弯了,头发也被岁月染成了满头银白,但他依然像骆驼,背负着岁月的艰辛不断前行、前进。

父亲一辈子爱侍弄庄稼,是种庄稼的老把式、土专家。三月里,漫山的小草和树木变得翠绿了,门前的那畦地,也绿油油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,父亲在地里把棵棵幼苗锄了又锄,用土粪施了又施。遇上天旱的时候,父亲要到一里开外的井里担水,把棵棵的蔬菜苗儿反复浇了又浇,生怕一棵幼苗旱死在田地。父亲总说,一分耕耘,就有一分收获。看到蔬菜渐渐长大、枝叶繁茂,父亲的脸上绽开了笑容,他总是得意地说,你们姊妹们不用再买菜了,我种的菜,纯天然、无公害,咱们全家可以放心食用了。

夏天,蔬菜果实累累,紫色的茄子挂满了枝头,番茄笑红了脸,茄瓜爬满了篱笆,个个如棒槌似的在炫耀着自己,长长的豆角也舞动着迷人的身姿爬上了院子的墙头,父亲摘了一茬又一茬。

秋季到了,父亲又把豆角、西红柿等秧子用镢头刨出,把地翻了又翻,平了又平,种上白萝卜、胡萝卜、大白菜。晚秋霜花打过后,又该刨萝卜、腌咸菜了,父亲小心翼翼地吧大的白萝卜、胡萝卜、白菜刨出,母亲把萝卜放在地窖,把白菜腌成了酸菜,以备冬天时用。

冬天来了,父亲又在地里种上了菠菜,雪花飘舞的时候,泡点干豆角,炸几块热豆腐,薅一把青丝丝的菠菜,做火锅,我们姊妹几个回家时围着火锅,心里总有一番暖暖的滋味。

门前的那畦田地,父亲一辈子的惦记……

加快建设“博物馆之都”系列公益广告

坚守初心使命 强化文旅融合

让河洛大地上的一座座博物馆“活”起来